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六法海

司錄
卷一

詳校官編修_臣李堯棟

侍讀_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_臣孫球

謄錄監生_臣陸賈鰲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四六法海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四六法海十二卷明王志堅編志
堅有讀史商語已著錄秦漢以來自李斯諫
逐客書始點綴華詞自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始疊陳故事是駢體之漸萌也符命之作則
封禪書典引問對之文則答賓戲客難駁駁

乎偶句漸多沿及晉宋格律遂成流迨齊梁
體裁大判由質實而趨麗藻莫知其然而然
然實皆源出古文承流遞變猶四言之詩至
漢而為五言至六朝而有對句至唐而遂為
近體面目各別神理不殊其原本風雅則一
也厥後輾轉相沿逐其末而忘其本故周武
帝病其浮靡隋李諤論其佻巧唐韓愈亦斷
斷有古文時文之變降而愈壞一濫于宋人

之啟劄再濫于明人之表判剝襲皮毛轉相
販鬻或塗飾而掩情或堆砌而傷氣或雕鏤
纖巧而傷雅四六遂為作者所詬厲宋姚鉉
撰唐文粹至盡黜儷偶宋祁修新書至全刪
詔令而明之季年豫章之攻雲間亦以沿溯
六朝相詆豈非作四六者不知與古體同源
愈趨愈下有以啟議者之口乎志堅此編所
錄下迄于元而能上溯于魏晉如勅則托始

宋武帝冊文則托始宋公九錫文表則托始
陸機桓溫謝靈運書則托始于魏文帝應瑒
應璩陸景薛綜阮籍呂安陸雲習鑿齒序則
托始陸機論則托始謝靈運大抵皆變體之
初儷語散文相兼而用其齊梁以至唐人亦
多取不甚拘對偶者俾讀者知四六之文運
意遣詞與古文不異于茲體深為有功至於
每篇之末或箋註其本事或考證其異同或

臚列其始末亦皆元元本本語有實徵非明
代選本所可及據其凡例雖為舉業而作實
則四六之源流正變具于是篇矣未可以書
肆刊本忽之也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四六法海目錄

總集類

卷一

勅

詔

冊文

赦文

制

手書

德音

令

教

策問

卷二

表上

卷三

表中

卷四

表下

卷五

章

劄子

狀

彈事

牋

啟上

卷六

啟下

卷七

書上

卷八

書下

頌

移文

檄

卷八

露布

牒

詩文序

卷十

宴集序

贈別序

城山序

記

史論

論

卷十一

碑文

誌銘

卷十二

行狀

銘

贊

七

連珠

志

哀冊文

弔祭文

判

雜著

四六法海原序

魏晉以來始有四六之文然其體猶未純渡江而後日趨績藻休文出漸以聲韻約束之至蕭氏兄弟徐庾父子而斯道始盛唐文皇以神武定天下在宥三十餘年而文體一遵陳隋蓋時未可變耳永徽中人主優禮詞臣時則有燕許鴻軒崔李豹別而英公一檄竟出自草澤手當時人才何其盛歟至於沿習既久遂成蹊徑文移批荅賓主談諧輒用耦語此亦天地間不得不變之

勢矣然昌黎文初出即裴晉公亦駭而弗許蓋習尚之漸人也如此河東之為文則異於是壺子時見杜權糠粃猶為堯舜吾師乎吾師乎宋之四六各有源流譜派袁清容自言能一一辨之今此諸集已不能盡致撮其大要藏曲折於排蕩之中者眉山也標精理於簡嚴之內者金陵也是皆唐人所未有其他不出兩公範圍然類能自暢其所欲言低昂絢素各成倫理有足喜者大抵四六與詩相似唐以前作者韻動聲中神流象外自

宋而後必求議論之工證據之確所以去古漸遠然矩矱森然差可循習至其末流乃有譚語如優俚語如市媚語如倡祝語如巫或彊用硬語或多用助語直用成語而不切疊用冗語而不裁四六至此直是魔罟所當亟為澄汰不留一字者也是編始於乙丑之秋成於丙寅之冬初題曰耦編今年春友人張德仲加以編輯梓行之仍改為法海法取軌持海喻廣大夫欲泛濫海之波而飭詞壇之法則此編亦嚆矢也哉天啟七年暮春

日珠塢山農王志堅題

四六法海凡例

近來書刻全不讎較豈惟不較又從而妄改焉听然之
為聽然裨闔之為押闔操觚家遂沿習不改凡如此類
笑端不一又其甚者厭舂容大篇而以意刪之獨不曰
鶴脰雖長斷之則悲乎是編以文選藝文類聚文苑英
華唐文粹宋文鑑文章正宗元文類荆川文編廣續二
文選為主而叅之以諸家集及正史野史所載凡一切
訛謬相仍之書槩不因襲有所訂正間為別白聊自附

於諍友云爾

知人論世分明拈出千古讀書要旨吾輩讀前人著作于其生平顛末茫然不知當必有夷猶不自快者至文中用語或有所指如貢甫李代桃僵厚之橫水明光之句若不知其繇竟作何理會是編于作者略為考究表其梗槩惟一代顯人灼然耳目者不贅及時事與文相關者亦載諸篇末誌傳之文與正史野史異者聊出鄙意折衷之自惟款啓多所不詳若夫潤澤以俟君子

是編雖自為一書然大抵為舉業而作故入選寧約無
濫凡文體題目不甚相遠者但存其尤餘不得不忍情
割愛惟是俗學相傳有一種議論謂無用之書不必讀
無用之文不必看果爾則腐爛後場之外皆可束高閣
乎不知今人所規摹之程墨皆從古人陶鑄而出熟讀
古人書不知有幾許程墨在也夫棄阡陌而守園倉已
為愚矣棄園倉而守釜甑棄釜甑而守殘杯冷炙不亦
愚之愚哉凡吾同志當相與力破此惑

文章趨尚大抵時運使然質文損益自相乘除非必後人之勝於前人也韓柳不輕王駱歐蘇不輕楊劉豈惟厚道直是虛心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則皇甫氏已痛心而嫉之矣或云文人相輕余謂但恐未是文人耳若是文人見得古人真處方將低回翫味之不暇況敢相輕乎不佞生而少文不敢闌入詞場然于相輕之習深覺其無味是編務在蕪收雖經名家掇擊如所謂元無文者不廢採採惟應酬濫套之文槩

置不錄

真氏正宗于宵人著作多不入選或細書附載以示排抑此一段秣林斧鉞凜然不可干矣不佞謏劣固不敢當此任間嘗思惟古之宵人往往胸有武庫筆有湧泉後之自命為正人者試與筆舌相當不知還有愧否夫桑間垆于二南秦誓嗣乎周典政不必斤斤分別而亦何嘗不分別乎不獨此也法車大智同為紙上之塵竒章贊皇並飽篋中之蠹推此類言之因果自為輪旋是

非竟在何處此不佞編集微旨也拈出商之

蕭氏文選舉標作者之字真氏正宗則稱號稱諡極為雅馴但年代既遙人數亦雜若用往例則初學之士有杳然不知為何許人者今一舉稱名而考其字號官諡附于篇末惟帝王稍別其稱亦尊尊之體然也

騷賦及詩于舉業不甚切用茲舉未入竊自附於闕如之義

欽定四庫全書

四六法海卷一

明 王志堅 編

與臧燾勅

宋武帝

頃學尚廢弛後進頽業衡閭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
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
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摻訪想聞令軌然
荆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
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惟志學者鮮或是

勸誘未至邪想復弘之

燾為太學博士叅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將軍高祖鎮京口與燾書

釋名曰勅飾也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勅絀素雜記謂唐以前帝王命令尚未稱勅謂千字文勅員外郎散騎常侍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真謬說也

梁武帝與謝朓勅

沈約

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賢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
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
弘激貪厲薄義等為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
經武各脩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
論道自非箕顓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虚心側席屬想清
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衮出野登
朝必不以湯有慚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
壁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蕪立表義軒邈矣古

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
已宣室紆賢之愧載結寢興

肱字敬冲莊之子建武中與何胤並徵不至梁武初
再徵又不至遣王果敦辟肱肱謀於胤胤給曰興王
之世安可久處肱遂出以此頗失衆望然肱初為吳
興太守頗事聚斂至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使終身
不出亦不得為高隱也

辛新豐及同州勅

蘇頌

勅虞之四朝且編區寓漢之三輔本同京師善於古者
考於今發乎邇者應乎遠若順豫之事缺則紊於王制
巡遊之典備則慮於人勞朕受命膺期勵精設教幸乾
坤幽贊風雨咸若百物既阜三農已登同穎薦於宗廟
雙穗生於郡國我無大桀實欣於歲取人有小康未果
於時邁但左翊之地近入黃圖新豐之邑甫鄰青綺山
川宮館咫尺相望欲過灞亭而涉灃經沙阜而臨渭見
彼耆耄問其疾苦察長吏之政恤黎甿之寃盖所以展

義陳詩觀風問俗始自畿甸化於天下宜以今月二十
五日幸長春宮停五日緣頓所須並令所司支備一事
以上不得干擾州縣發日唯量將飛騎萬騎行更不須
別遣兵馬及妄有科喚朕此行之處不得進奉在路有
稱冤苦州縣不能疏決者委御史金吾收狀為進各勉
所職副朕意焉

開元二年九月戊申上幸驪山溫湯此九月十一日
勅也中間猶有顧慮假托以後歲歲遊幸至於山頂

千門紅塵一騎則無復此等想矣

答王縉勅

唐代宗

勅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歷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
長揖楚詞調六氣於終篇正五音於逸韻泉飛藻思雲
散襟情詩家者流時論歸美誦於人口久鬱文房歌以
國風宜登樂府眎朝之後乙夜將觀石室所藏歿而不
朽栢梁之會今也則亡乃眷棣華克成編錄聲猷並茂
歎息良深

縉進表云臣兄文詞立身行之餘力常持堅正秉操孤貞縱居要劇不忘清淨又云曲承天鑒下訪遺文魂而有知荷寵光於幽窆沒而不朽成大名於聖朝

賜太和公主勅

李德裕

勅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備罹屯苦朕每念於此良用惘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厚比者望姑朝謁再敘悲歡倏已歲暮寂無音耗想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涕今朔風

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旃牆罽幕何以禦
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宇子育羣生一物未
安終食三歎况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是
懸鑒姑承宗廟之餘慶為王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
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侮禦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
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今回鶻所為甚
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
地遂致蕃孽回鶻託以私讎恣為侵掠每馬首南向姑

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能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為詞若恃我為親稟姑教令則須便自戢斂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喻彼將相令其知分更不徇非塞外祈寒且無絲纊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回鶻講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具如別錄

太和公主憲宗女也於武宗為姑開成末回鶻為黠

夏斯所破可汗兄弟嗚沒斯等率其衆抵天德塞下
會昌中邊將欲擊之以求功李德裕請嚴兵備之俟
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又言回鶻破亡公主
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謂國家降主本非愛惜
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舍人齎詔詣嗚沒斯令達
公主兼可卜嗚沒斯逆順之情因遣使賜公主冬衣
命德裕為勅書德裕用石雄為天德都團練副使其
後回鶻侵振武雄破之於殺胡山迎公主以歸自回

鵲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勅武宗多命德裕
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武宗曰學士不能盡人意
須卿自為之

大荒西經曰大荒之中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
射軒轅之臺蓋敬黃帝之神也書中語用此

賜陝西西路沿邊經畧招討都部署司勅

宋祁

朕卹軍旅之苦寵邊陲之良事從優寬情無憐愛至於
常愆細過並許功除煩文苛法罕由吏議昨滕宗諒張

亢並緣事任合給公用庫錢俾其宴享賓僚犒飫軍伍而乃用度無藝簿領失防陽托貿營潛有牟入攸司上言遣使即推如聞逮繫頗多鞠効彌廣本其冗費寧足深誅已罷案窮悉令原貸其滕宗諒等止免一官量降差遣雖屈吾法期慰士心且夫盡用市租美推趙將來從我取誼表漢臣每慕前風大體尚慮諸道帥守便以茲事為懲或損狹餼牽或裁量藥餌苟存畏避謂免譏彈胡益至公亦非朕意但當循經費之式去自潤之私

取仰於官均惠於衆由茲底績夫何間然安節坦懷毋
或疑憚

宗諒字子京河南人元昊反除知涇州范仲淹薦以
自代擢天章閣待制徙知慶州御史梁監奏宗諒在
涇費公錢十六萬貫遣中使檢視乃始至日以故事
撓諸屬羗又間遣游士故人宗諒恐連逮因焚其籍
仲淹時參知政事救之止降一官知虢州徙岳州稍
還蘇州卒卒之日家無餘財

勸農訪民所疾苦詔

沈約

門下執耜蹙蹙則如懸比室乘機或情則無褐終年非
怠非荒雖曰王道不稂不莠實寄民和頃歲多稼無麥
遺秉如積而三登之美未臻萬斯之基尚遠且風土異
宜百民舛務刑章治緒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
冕旒屬念無忘風興可嚴下州郡務茲耕殖相畝闢疇
廣開地利深樹國本克阜民天又詢訪獄市博聽謠俗
傷風損化各以條聞無使瘡痍之苦載興比屋主者詳

為科格稱朕意焉

此隆昌元年正月詔也考其行事無乃大謬為治不在多言信夫

天嘉六年脩前代墓詔

陳宣帝

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落丘山變

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
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大祚光啓恭惟
揖讓爰暨朕躬聿脩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
邦車馬巡遊眇瞻河雒之路故喬山之祀蘋藻弗虧驪
山之墳松柏恒守唯戚藩舊壠士子故塋掩殮未周樵
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
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
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維前代王侯自古忠

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檢行脩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

令百僚舉士詔

陳後主

旁求俊乂爰逮側微用道和羹是隆大厦上智中主咸由此術朕以寡薄嗣膺景祚思所以登顯髦彥式備周行但空勞宵夢屢勤史卜申旦凝慮丙夜損懷豈以食玉炊桂無因自達將懷寶迷邦咸思獨善應內外衆官可各薦一人以會彙征之旨且取備小大之用其有負

能仗氣擯壓當時著賓戲以自憐草客嘲以慰志人生
一世逢遇誠難亦宜去此幽谷翔茲天路趨銅駝以觀
國望金馬而來庭便當隨彼方圓飭之矩矱

武德二年春月甲子下詔

唐高祖

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冲虛至德去其殘暴况
乎四時之禁毋伐麋卵三驅之禮不取順從盖欲敦崇
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斯道朕祇膺靈命撫遂
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昧殷帝去網庶踵前脩齊王捨

牛實符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並不得
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

按此即佛典所謂年三長齋月六齋也唐時此三月
中斷屠宰宴會故士大夫履任不用此月今此說尚
行而斷殺廢矣

貞觀年為戰陣處立寺詔

唐太宗

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罰誓牧登陬
曾無寧歲其有桀犬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乎握節各

徇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雖復項籍致命
封樹紀於丘墳鮑信捐生丹青著於圖象猶恐九泉之
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氷炭愀然疚懷用忘興寢
所以樹其福田濟其營魄可以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為
義士亮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
振變炎火於青蓮清楚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足量
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脩院宇具為事條以聞
稱朕矜哀之意也仍命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古

本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為碑銘紀功業

洪武中召天下名僧為佛會於鍾山普薦陣亡將士
上親赴會禮佛感雨花之瑞宋潛溪記述甚詳合此
詔觀之命世真人未有不歸誠覺王者此必有內契
於心者矣

舉廉吏詔

宋太宗

周聽治以六計廉善居先漢辟士以四科清白為首朕
均知有俊誕保受民惟前代廸厥官不肩好貨凡正人

羞其行庶幾成風嘗賜札以律貪復作銘而申訓曾是
在位猶從匪彝鞭撻不已而寵賂章簋簋不飾而節行
缺退食鮮羔羊之操虐民多碩鼠之譏念激濁在於揚
清而痺惡莫如彰善神爵獎朱邑之潔治盛循良開元
旌王丘之廉風移苛嬈一賢蒙擢百辟嚮方肆公道之
天開閔頽波之瀾倒克正罔敢弗正既昭德以塞違進
良以率不良與勵精以更始咨爾承休之彥體余美俗
之懷庶欲得其真公選潔脩之士舉皆賢於已博詢操

履之源內則如光祿之薦王嘉外則如河東之察王霸
人之有猷有守具以實言予其懋賞懋官亦克用勸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此篇舊本不著何朝按太宗嘗因孟昶儀石銘摘取
四語詔刊諸石此云作銘申訓以此考之當是太宗
時詔也

宋公九錫文

無名氏

朕以寡昧仰續洪基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

於九江宗祀絕饗神人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浦則我
祖宗之烈奄墜於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傾若涉巨海罔
知攸濟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弛維再造區寓興亡
繼絕俾昏作明元勲至德朕實攸賴今將授公典策其
敬聽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蹶六
位庶僚俛眉四方莫恤公精貫朝日氣陵虹蜺奮其靈
武大殲羣慝尅復皇邑奉歆神祇此公之大節始於勤
王者也授律羣后順流長騫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慙

折首羣逆畢夷三光旋采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
藩入輔弘茲保弼阜財利用繁殖黎元編戶歲滋疆宇
日啓導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鮮卑負衆僭
盜三齊介恃遐阻仍為邊害公蒐乘秣馬襲入遼疆衝
櫓四臨萬雉俱潰拓土三千申威龍漠此又公之功也
盧循祆凶伺隙五嶺侵覆江豫矢及王城國議遷都之
規家獻徙卜之計公乘輿南濟義形於色運奇攄畧英
謨不世狡寇窮勦喪旗宵遁俾我畿甸拯於將墜此又

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旌江濱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
禺之功俘級萬數左里之捷鳥散魚潰元凶遠竄傳首
萬里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叛渙負釁西夏陵上罔主志
肆姦暴公禦軌以刑消之不日罪人斯得荆衡寧晏此
又公之功也譙縱怙亂寇竊一隅王化阻闕三巴淪溺
公指命偏帥授以良圖陵波憑湍致屈井絡僭豎伏鑕
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馬休魯宗阻兵內侮驅率二
方連旗稱亂公投袂星言研其上畧江津之師勢踰風

電回旆沔川實繁震懾二叛奔迸荆雍來蘇此又公之
功也永嘉不競四夷擅華五都傾蕩山陵幽辱祖宗懷
沒世之憤遺賾有匪風之思公遠齊阿衡納隍之仁近
同小白滅亡之恥鞠旅陳師赫然大號分命羣師北徇
司寇許鄭風靡輦洛載清百年榛穢一朝掃滌此又公
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勲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跡則奇
謨冠古電擊彊祚則鋒無前對聿寧東畿大造黔首若
乃草昧經綸化融於歲計扶危靜亂道固於苞桑蠲削

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區寓是以絕域獻琛遐
夷納賁王畧所亘九服率從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
之邁于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勲尊賢
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協輔皇室永隆藩
屏故曲阜光啓遂荒徐宅營丘表海賜履有聞其在襄
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光賜惟公道冠前烈勲高
振古而殊典未飾朕甚惜焉今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
城沛蘭陵下邳淮揚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

郡封公為宋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爰定爾居用建冢
社昔晉鄭啓藩人作卿士周召保傳出總二南内外之
任公實兼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尚書左僕射晉寧縣
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宋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散騎
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
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無不總禮絕朝班
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
上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豫章

公印策進揚州刺史為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
州刺史如故公紀綱禮度萬國是式乘介蹈方罔有遷
志是用錫公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駟公抑末敦本務
農重積米繁實殷稼穡惟阜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
副焉公閑邪納正移風改俗陶鈞品物如樂之和是用
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導揚休風華夷
企踵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
幽滯九臯辭野髦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當軸

處中率下以義式遏寇讎滌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
士三百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于紀罔有攸縱
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龍驤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
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公
溫恭孝思致虔裡祀忠肅之志儀刑四方是用錫公柎
鬯一卣圭瓚副焉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儀欽哉其
祗服往命茂對天休簡恤庶邦敬敷顯德以終我高祖
之嘉命

宋初一切文翰皆謝晦任之此當是晦筆文頗高亮
從來選者皆不及茲從南史錄出○冊文中所稱功
業惟宋祖皆有實跡齊梁以後若有若無而已

冊陳王九錫文

徐陵

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故
惟天為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
武之佐礪溪蘊其玉璜堯舜之臣榮河鏤其金版况乎
體得一之鴻姿寧陽九之危厄拯橫流之碣石撲燎火

於崑崙驅馭於韋彭跨踞於秦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
用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日者昊天
不弔鍾亂於我國家網漏吞舟彊胡內鼎茫茫宇宙慄
慄黎元方趾圓顱萬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已深
大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於
滇池之南揚旌於桂嶺之北懸三光於已墜謚四海於
羣飛屠戮偷於中原斲鯨鯢於濛汜蕩寧上國光啓中
興此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禍夷醜薦

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羣胡孔熾藉亂乘間推納藩枝
盜假神器冢司昏撓旁引寇讎既見貶於桐宮方謀危
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搖然非徒如綫公赫
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莒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
歷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猷彰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
再造於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嶺莫
不窺臨銀洞珠宮所在寧謐孫盧肇蒙越貊為災番部
貼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祆壘洞開白羽纔搖兇徒

粉漬非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
政不脩李賁狂迷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尉陀
據有連州雄豪熾於梁碩公英譽雄算電掃風行馳御
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徹備履艱難蘇厯嘉寧盡為京
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逝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國
馬援之所不屆陶璜之所未聞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
候歸睪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寇虜陵江宮
闈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劔撫心氣涌青霄神飛紫闥而

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
乘機勦定執沛令而釁鼓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
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勳門桀黠作亂衡山兵切池隍
衆兼夷獠公以國盜邊警知無不為卹是同盟誅其醜
類莫不魚驚鳥散面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
公之功也長驅嶺嶠夢想京畿緣道酋豪遞為榛梗路
養渠率全據大都蓄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
之所未窺萬弩齊張高輶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嘯吒

風雲山靡堅城野無彊陣清祆氛於瀨石滅沴氣於雩
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仕凶慝屯據大臯乞活類馬騰之
軍流民多杜弢之衆推鋒轉鬪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實
惟勅虜公坐揮三畧遙制六奇義勇同心貌貅騁力雷
奔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盜
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屆淪波兵乏無儲士有饑
色公回麾蠡澤積穀巴丘億庾之詠斯豐壺漿之迎是
衆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難艫舳相望如運教倉之府

犀渠貝冑顧茂雷霆高艦層樓仰捫霄漢故使三軍勇
銳百戰無前承此兵糧遂殄虜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
英圖邁俗義旅如雲溫壘猜携用淹戎畧公志唯同獎
師克在和鵠塞非虞鴻門是會若晉侯之誓白水如蕭
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祇感咽故能使舟師並路遠
邇崩心此又公之功也姑熟襟要峭函阻憑寇虜據其
關梁大盜負其肩鏑公五校裁撫三雄並奮左賢右角
沙潰土崩木甲殪於中原羶裘赴於江水他他籍籍萬

計千羣鄂坂之隘斯開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
義軍大衆俱集帝京逆豎亮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山
河金湯嶮固疏龍首以抗殿翦華嶽以為城雜虜憑焉
強兵自若公回茲地軸抗此天羅曾不崇朝俾無遺噍
軍容甚穆國政方脩物重覩於衣冠民還瞻於禮樂楚
人滿道爭覩於葉公漢老銜悲俱歡於司隸此又公之
功也內難初靖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沮
渠當戶中貴名王冀馬列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公舟

師步甲亘野橫江殲厥羣羝遂殫封稀莫不結木而止
戎車靡遺遇濤而旋歸驂盡殪此又公之功也公克黜
禍難勗勞皇室而孫甯之黨翻啓狄心伊洛之間咸為
虜戍雖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闇戎塵夜喧胡鼓公三
籌既畫八陣斯張裁舉靈旗亦抽金僕咸俘醜類悉反
高墉異李廣之皆誅同龐元之盡赦此又公之功也任
約叛渙臬聲不悛戎羯貪婪狼心無改穹廬瓊幕抵北
闕而為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陣公左甄右落箕張

翼舒掃是攬搶驅其獫狁長狄之種埋於國門椎髻之
酋烹於軍市投秦坑而盡沸噓澮水而不流此又公之
功也一相居中自折葵鼎五湖小守妄懷同惡公夙駕
蕪道秉羽杖戈玉斧將揮金鉏且戒袂酋震懾遽請灰
釘焚櫬以表其含弘焚書以安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
賊龕堯橫陵虐具區阻兵安忍憑災怙亂自古蟲言鳥
跡渾沌洪荒凡或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潁世寓
東南育聖誕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憤

切卓爾英猷承規奉算戮此大憝如烹小鮮此又公之
功也亂離永久羣盜孔多浙左亮渠連兵構逆豈止千
兵五校白雀黃龍而已哉公以中軍無率選是親賢奸
寇途窮漼然冰泮刑塘之所文命動其天威雷門之間
句踐行其嚴戮英規聖跡異代同風此又公之功也同
姓有扈頑亮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觀兵滙澤勢震
京師驅率南蠻已為東帝公論兵於廟堂之上決勝於
鐃俎之間寇賈樊滕浮江下瀨一朝翦撲無待甸師萬

里澄清非勞新息此又公之功也豫章祆寇依憑山澤
繕甲完聚多歷歲時結從連橫爰洎交廣呂嘉既獲吳
濞已擬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拔偽黨斯擒曜聖
武於匡山回神旌於蠡派此又公之功也自八紘九野
瓜剖豆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暢文德又宣
析簡馳書風猷斯遠至於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洎大
夫之鄉南踰女子之國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款關此又
公之功也京師禍亂亟積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豁寧

秦宮之可顧豈魯殿之猶存五都簪弁百僚卿士胡服
縵纓咸為戎俗高冠厚履希復華風宋微子麥穗之歌
周大夫黍離之歎較於斯日未足為悲矣公求衣昧旦
晷食高舂興構宮闈具瞻遐邇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
等之章還聞太史之風流重覩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
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勲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合德符
天用百姓以為心隨萬機而成務恥一物非唐虞之民
歸含靈於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為以為夏長春生顯

仁藏用忠信為寶風雨弗憊仁惠為基牛羊勿踐功成
治定樂奏咸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物色丘園衣裾里
巷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商富猗頓
之旅是以天無蘊寶地有呈祥甘露卿雲朝團曉映山
車澤馬服馭登閑既景煥於圖書方歲蕤於史牒高勳
踰於象緯積德冠於嵩華固無得而稱者矣朕又聞之
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蕃長總征羣伯二南崇絕四
履遐曠泱泱表海祚土維齊巖巖泰山俾侯於魯抑又

勤王反鄭夾輔遷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陽之禮咸備况
復經營宇宙寧唯斷鼇足之功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
之險而疇庸報德寂爾無聞朕所以垂拱當宁載懷慚
悸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
州之吳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
臨川十郡封公為陳公錫茲青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
用建冢社昔旦奭分陟俱為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
兼其內外禮實攸宜今命使持節燕太尉王通授相國

印綬陳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秩踰三鉉任總百司位絕朝班禮由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除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為楨幹律等銜策四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公賤寶崇穀疏爵待農室富京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

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變諧風雅三靈允
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
王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鞮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戶以
居以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
錫公納陛以登以公巍然廊廟為世鎔範折衝四表臨
御八荒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茲明罰期
在刑措象恭無赦干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
英猷遠量跨厲嵩溟混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
春露秋霜允恭棗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
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
天弘建邦家允興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奉天改元大赦文

陸贄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
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
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

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
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
育以迄於今功存於人澤垂於後肆予小子獲續鴻業
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
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
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
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
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又或連年不解甲

胄祀莫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
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亾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
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
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
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
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
谷賴天地降佑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
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

非乃者公卿百僚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余不德祇益懷慚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天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罪非辜為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

元統厯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宥過之澤與人
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
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
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
以勲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
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搔擾皆由上失其道民罹其災
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已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領之
誠以廣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

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其河南河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克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已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

本道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即與量移
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罰鎮效力并緣
罪犯與諸使驅使無別勅於諸州縣安置及罪人家口
未許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反逆緣坐承前
恩赦所不說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
收叙人之行義或未必無構大厦者方集於羣材建奇
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况黜免之徒沈
鬱頗久朝過夕用勿拘常例諸軍諸道赴奉天及進收

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金城驅除
大憝赴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
加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
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遞減罪二等當戶應
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
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仍迴給家口
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敘錄及功賞
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七日十一月十四日勅

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勲方鎮克寧
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勲五轉
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勲三轉其累加勲許迴授周親
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
仍並賜勲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經所
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兵士有死王事
者各委所在州縣急遞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
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鄉原者並委所在逐近便收

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
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
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
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
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
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堯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
近郊息駕茲邑供諸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
過其奉天宜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

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增懷而澆
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
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跡丘園不求
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
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識洞
韜畧堪任將帥者委常叅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
老鰥寡惇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卹其
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

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
用宜自朕躬朕當節乘輿之服飾絕宮室之華侈率已
師儉為天下先諸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
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給之資委中書門下即
商議條件停減奏聞布澤行賞抑惟舊章今以餘孽未
平帑藏空竭有垂慶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者所
司類例條件聞奏

贄在奉天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

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
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
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
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
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
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贊有
助焉

授韋嗣立黃門侍郎制

唐中宗

絳衣近侍秩亞貂蟬青瑣崇班職參鴛鴦實神化之有
寄信賢才之攸重通議大夫韋嗣立忠規奕葉孝緒蟬
聯家匡玄鸞之朝人輔彤雲之代芝蘭並秀見謝砌之
階庭麒麟齊驅有劉山之昆季入光振鷺譽滿三臺出
據憑熊聲流十部近者命茲鸞渚已擢雁行纔出芸局
奄歸萬里永言荆樹坐折連枝眷彼恒山空餘一鳥俾
遷榮於皂蓋宜襲寵於黃樞

韋嗣立字廷構思謙之子與兄承慶異母母遇承慶

嚴每答輒解衣求代母感悟遂均愛中宗時拜兵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嗣立與韋后疎屬帝特詔附
屬籍營別第驪山鸚鵡谷帝臨幸因封為逍遙公韋
后敗寧王為救免開元中卒諡曰孝

睿宗受禪制

蘇頌

門下天下神器非上聖無以運其機域中大業非元良
無以固其本欽若靈命寅奉神宗屈已順人用安四海
承祧主鬯實貞萬國頃者家臻大憫在疚惟憂臯稷滿

衢豺狼塞路武職戎政必任克族國要時權咸升逆黨
社稷之守但望苞桑忠義之懷誰期艾棘階禍稔惡伺
隙乘間煩言碎辭所不勝述皇太子隆基正氣凝姿端
命毓德自家刑國英徽日甚移孝為忠雄謨電發北軍
馳入掃攬搶於紫微南宮反正開日月於黃道平亂寧
國翼戴朕躬一旅不勞功逾復禹七德咸舉事邈興周
聲應吹銅望當歸璧令司空讀冊侍中授璽實由立義
豈曰尚親承華肇開元嗣以建方流樂風之緒宜申游

雷之澤朕爰初踐極喜氣呈祥天人叶心象緯昭貺官
名有紀年號用憑可大赦天下

蘇頲字廷碩瓌之子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頲時為
中書舍人獨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
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脫矣自景龍
後與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大手筆

封衡陽郡王成義為申王等制

蘇頲

門下古者帝王受命以臨萬國子弟建封用尊五等其

所由來尚矣尚書右衛大將軍衡陽郡王成義等敦詩
執禮本仁祖義名教之樂得自幾深溫良之容發於忠
孝晨趨魏闕則望掩軒霞夕賦曹園則思含澄景朕祇
奉厯數旁稽載籍克輔王室所謂通邑大都俾為唐藩
故能帶河礪嶽分膺往命咨爾眷歟可依前件仍各實
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成義睿宗第二子垂拱三年封恒王俄改衡陽睿宗
立進王申避昭成太后諡改名撫開元八年薨冊贈

太子謚惠莊

授韋博淄青節度使制

沈詢

門下乃眷營丘表於東海富強號千乘之國繁雜聚四方之人假上將之威權壯中軍之垣翰將疇間寄必在信臣具官某文苑騰芳儒林擢秀襟靈曠遠風度詳閑周通爰表於器能強濟式彰於事任早以重價踐遷清途諫垣流謇諤之名通邑擅神明之譽頃自移曹九棘緩步八磚冲澹安身卷舒惟道應茲圖任允叶僉諧懿

彼全齊實為右壤禹貢別九州之盛海濱綜五都之雄
昔周命太師漢封韓信啓土用申於帶礪分茅克懋於
藩維選任之隆古今攸重於戲平仲盡規之節夷吾當
路之方經堂阜而徽猷可循指牛山而忠謹如在餘波
未泯遺愛斯存禮節既洽於里閭風謠尚傳於故老為
政之暇無忘諮詢盛鐵馬於師壇指金貂於騎省祇膺
成命勉服寵光

韋博字大業武宗時為主客郎中時詔毀佛祠悉浮

屠隸主客博言令太暴宜近中後出為平盧節度使
沈詢字成之既濟之孫會昌初第進士累遷中書舍
人昭義節度使英華誤作珣今改正

崔龜從拜相制

崔璵

門下丹青神化寅亮天工將寄陶鈞必歸才望故漢中
大業魏邴克贊其謨謀開元盛時姚宋同匡其治理嘗
覽前代緬懷斯人寤寐以求夢卜終叶適當舉衆不讓
知賢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道峻嵩華志凌煙霄氣

包元精識邁前哲巖廊符瑞禮樂英華弘通多鑒物之
明堅直抱佐時之術而學窮源委詞涌波濤吐論素勵
於公忠理躬不踰於信厚烈火方熾珪璋更寒飛霜已
嚴竹柏猶翠自出入劇職徊翔清途經歷五年恭勤一
貫粉署潔賜衣之操掖垣高白鳳之文澄清宣威節制
持重既位延舊德再掌地圖任切良材柄專國用閭閻
不困帑藏有餘邦賦程均節之能軍食表供胥之效我
有好爵本邀茂勲况乎國楨宜在人傑是用命汝同心

弼予升於鼎司執此政柄吉甫德全於文武彥回望著
於台衡既諧具瞻實允元輔於戲惟木從繩載懷藥石
之誠惟風偃草冀流霖雨之功與其順美以昭忠不若
盡規而輔德與其嚴刑而就理不若齊禮以安人佇聞
嘉言共底交泰無令伊傅獨美典墳可戶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

崔龜從字玄告明於禮家沿革為太常博士定敬宗
廟室祝詞皇帝不可云孝弟九宮皆列星不容為大

祠大中四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歲
罷為宣武節度使數徙鎮卒崔璵為柳公綽所取士
見公綽傳

授歸登右散騎常侍制

白居易

近侍之列騎省為貴歷代迄今選任頗重必詢望實而
後命之工部侍郎歸登朴忠沈厚心無適莫介圭不飾
止水無波澹然自居以致名稱抱此素行歷踐清貫掌
議左掖貳職冬官歲時滋深體貌益茂可以備顧問應

對之選列言語侍從之臣冠貂附蟬立之於右訪諸時
論僉以為然可守右散騎常侍

登字冲之貞元初為右拾遺熊執易論裴延齡登曰
雷霆之下安忍使君獨當自是同列切諫每聯署具
奏憲宗初遷散騎常侍入謝上問政所先登知帝果
斷勸順納諫爭內外傳為謹言

加裴度幽鎮兩道招討使制

元稹

門下夫以區區秦伯而猶念晉國曰其君是惡其人何

罪况朕均養億兆為之君親燕人冀人皆為乳哺而育
之者安忍以豺狼驅脅之故絕其飛走盡致網羅止行
犯命之誅是用開其一面晉國公裴度昔者區域之中
蜂蟻巢聚蔡有逆孽齊有狡童厥初圖征疑議滿埜
不懼不惑挺然披攘苟無司南允罔能濟佑我憲考為
唐神宗實賴股肱運用心力肆朕小子蒙受景靈冀服
於前燕平於後而撫馭失理盤牙復生求思弭寧中夕
有得國老尚在夫何患焉是用亟宣懇惻之誠就加招

撫之命於戲頃者師道元濟垂累代襲授之資藉山東
結連之勢以丞相布畫於千里之外使諸將持重於四
封之中而猶劉悟裂虵豕之驅李佑潰鯨鯢之腹蓋逆
順之情異而忠孝之道明也况彼幽鎮無名暴征以丞
相近觀其宜以諸將齊奮其力斧鑕之刑坐迫椒蘭之
氣外薰誰不自愛其生焉能與亂同死度宜開懷緩帶
以待其歸可依前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河東節度使充幽鎮兩道招撫使餘如故

通鑑云穆宗之初即位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
為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
八人逃死上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為盜及朱克
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
諸道兵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皆有監
軍主將不得專號令小勝則飛驛奏捷不勝則脅主
將以罪委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就戰故
每戰多敗又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

改不知所從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
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
鎮萬餘之衆屯守餘年竟無成功崔植杜元預為相
皆無遠畧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克
融庭湊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終唐之世不能復
取

授劉悟檢校司空幽州節度使制

元稹

門下朕聞將星明則英豪用靈旗指則妖祲消勁草可

以受疾風盤根然後見利器苟非處劇何以用長況幽并少年燕趙奇士居常以紫騮自騁失意則白刃相仇將領斯難是先才傑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澤潞滋邢洛等州觀察制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三百戶劉悟天與忠誠人推敬讓蘊孟賁之勇不以力聞避廉頗之強使之心服是以居危邦而智免臨大節而功高嘗見委於先朝屢作藩於右地朕以

遼陽巨鎮自我底寧姑欲撫之以仁然後示之以禮而
守臣嬰疾幕吏擅權撓政行私虧恩剝下過為捶楚妄
作威稜不均饗士之羊但養乘軒之鶴致茲撓變職此
之由不有將材孰懲兒戲敷求朕志深謂汝諧是用拔
奇式冀宣力帖以亞相寵之上公俾光十乘之行以壯
三軍之氣可檢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長史御史大夫
充幽州契丹兩番經畧盧龍等使散官勲封如故

悟正臣之孫初為李師道牙將師道被討使將兵屯

曹悟以其衆入鄆殺師道即拜義成節度使封彭城
郡王徙昭義朱克融亂移守盧龍不得入治邢州寶
歷初巫者言師道以兵來悟懼嘔血卒

授田布魏博節度使制

元稹

門下經曰父母之仇不同天雖及匹士而猶寢苦枕干
以期必報是以子胥不殉伍奢之死卒能發既藏之墓
鞭不義之屍取貴春秋名垂萬古而況於身備將壇父
死人手家仇國恥併在一門當懷嘗膽之心豈俟絕獎

之禮金革無避其在茲乎前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節
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田布咨爾先臣惟國
元老首自河朔來朝帝庭而又東取青齊北討燕趙提
挈義旅勤勞王家冒白刃而不疑推赤心而自信屬冀
方求師余所重難輟自大名付茲巨鎮而中台暗折上
將妖侵蝨賊潛寘於腹心豺狼勃興於肘腋人神憤痛
朝野驚嗟深軫予懷誓擒元惡以爾布詩書并習忠孝
兩全常用魏師克征淮萼素行恩信共著勲庸豈無奮

檄之圖為報寇讎之黨且魏之諸將由爾父而崇高魏
之三軍蒙爾父之仁愛昔既同其美利今豈忘其深冤
爾其淬礪勇夫敬恭義士一飯之飽必同於士卒一毫
之費必用於戈矛非算畫不萌於心非軍旅勿言於口
居則席藁寒則抱冰以喪禮處之若哀心感者必有為
橫身刎頸感智捐軀下報營魄旁清醜類於戲至誠可
託稔惡難逃矧彼凶殘去將安往墨緣在體玄纛在前
揚劔執金無忘哀敬可起復寧遠將軍

缺

右金吾衛大

將軍員外同正員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
史御史大夫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勲賜如
故主者施行

田布字敦禮魏博節度使弘正之子父子性忠孝常
欲變山東承襲舊風穆宗初王承元以成德請帥帝
用弘正弘正以新與鎮人戰取魏兵二千自衛度支
崔俊各其稟沮之衛卒歸軍亂被殺公卿議以魏人
德弘正乃拜布魏博節度使布泣辭不聽與妻子賓

客決曰吾不還矣河朔三鎮舊連衡桀驁自私而魏
牙將史憲誠陰蓄異志欲因間以搖衆會詔分布軍
合李光顏救深州衆遂潰欲強布行河朔舊事布知
衆且亂為書謝帝因自殺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李德裕

昔汲黯薄淮陽守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則諫諍之任
實資諒直我求其比今得正人吏部郎中元晦往在內
庭當感先顧奮發忠懇不私形骸伏俯青蒲至於雪涕

數共工之罪不蔽堯聰辨垣平之詐益彰文德近因旌
別邪正宰弼上言以魯公藏器莫如置革於左右漢后
輯檻孰若列游於公卿是用命爾登於文陛其副我寵
擢不替初心勿沽小名以枉大節勉服官業期於有終
可諫議大夫

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制

李沆

天道無私日月星辰助其照皇王不宰股肱輔弼代其
工所以端拱守成垂衣制理求建丕平之景運遐追三

代之令猷其有業茂經綸才推謹厚參大政而已淹星
歲秉至公而無捨寅昏宜頒出綍之殊恩俾正持衡之
重柄爰擇剛日特降命書推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給
事中參知政事柱國東平郡開國男呂蒙正四氣均和
五行鍾秀有濟時之畧輔之以溫恭挺命世之才守之
以循默爰覩舜旌之進善遂指魏闕以來儀臨軒觀敏
瞻之能射策見縱橫之畧暨茲登用益著謨明公忠推
社稷之臣凝重見廟堂之器缺茲大體久鬱具瞻屢宣

作礪之功克懋秉鈞之績別錫褒功之美號仍陞馭貴
之崇階勲籍增榮井田加賦預烈侯之峻爵同大利之
計書顧優恩之在茲諒名器之無假於戲雲從龍而風
從虎今也其時啓乃心而沃朕心必求諸道爾宜周旋
庶政佐佑眇躬緩茲宵旰之憂翊我隆平之運同底於
道豈不美歟

除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鄧潤甫

缺
傳道之教訓先王所以迪厥官老成重以典刑天下

所以資其智廼賸舊德時謂元勲謀合祖宗之心故載
鼎彝之器申攷贊策播告外朝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
置等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上柱國潞
國公文彥博惇大而清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旄鉞
入則總我鈞衡文武兼備其才夷險能致其力畢公之
弼四世三紀於茲傳說之總百官萬邦其人爵隆無富
溢之累名遂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
采是用還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

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為底於極
治陪敦多井申衍真封於戲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
周公已老留為孺子之師矧我耆英無愧前哲往宣一
德用格多盤

兩京詔令遐哉邈矣唐宋以來始襲用駢麗然自有
王言之體若褒美太過下類箋啓則人臣何以當之
是編所存必擇其有體裁者

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

公事制

蘇軾

元亮在位民不莫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
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
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
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
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
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
帝堯之心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

奸諛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
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
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
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
彼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
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洛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
追迨予踐祚之初始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
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

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曲洧舊聞云惠卿之謫也劉貢甫當草制引疾而出
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為之貴紹聖牽復知
江寧府所作謝表句句論辨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
省於已莫知其端又自叙云顧惟妄論何裨當日之
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君父觀此一言使其得
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論列多出子由而謫詞
則東坡當筆也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制

蘇

軾

勅劉元年尚齒教民三代之義咨爾百年之故老乃吾
六世之遺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壽張蒼事秦柱下而至
漢孝景思邈生隋開皇而及唐永淳古有其人乃今親
見何愛一命慰其子孫可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制

蘇軾

勅彥博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既高而為請稱德則

鄙力卿不可以力不足而為辭斷之於中義有不易豈以屢請之故而廢將成之功體君至懷以慰公議

又

省表具之卿之求去蓋數矣言不為不切而朕終莫之從朕之留卿亦至矣禮不為不盡而卿終莫之亮君臣之際情不相喻朕甚疑之夫樂丘園而厭軒冕亦古人之一節而非聖賢之高致尊者老以重朝廷蓋天下之大計而非冲人之私欲與其使朕屈公議以從卿曷若

卿少貶其私意以殉天下乎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制

蘇軾

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朕之用卿期於百姓之既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常賜之災天以警朕夙夜祇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答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

又

夫以才御物才有盡而物無窮以道應物道無窮而物有盡凡今之患所乏非才以卿篤於愛君必能建長久之策澹然無我可以寄枉直之權二年於茲百度惟正事既就緒民亦小康至於微疾之屢攻此亦高年之常理卿其良食自輔為國少安譬如止水之在槃豈復勞心於鑑物心且不勞而況於力乎

丞相阿珠贈諡制

閻復

邊外開邊四達弗庭之域將門出將三持分閫之權緬

思百戰之勞宜用九原之賁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
無都元帥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追封并國公諡武宣
阿珠英才間世勇畧邁倫當先皇大理之征佐廼父雲
南之役靖蠻荒而平交趾拔襄漢而下江南鳶獐揮戈
萬里若衽席之上龍驤飛渡三吳歸掌握之中贊成混
一之圖式副元勲之號按禮寺易名之典加王章異等
之恩於戲青史屢書諒騰芳之有永黃河如帶尚流慶
於無窮可加贈推誠宣力保大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河南郡王諡武定

阿珠烏蘭氏烏蘭哈達子也憲宗時從父征西南夷所向摧陷平大理降交趾無不在世祖即位自宿衛拜征南都元帥拔樊城襄守呂文煥遂降帝議伐宋久不決阿珠曰臣久在行間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詔益兵十萬與丞相巴延同伐宋及宋平阿珠控制之力為多

閻復字子靖山東高唐人官翰林學士承旨諡文康

有靜軒集

左丞許衡贈官制

姚燧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
以比隆肆用為烝民之多覺何物故之已久尚人思之
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教領太史院事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
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
敬人能弘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

思而不得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
之振衣滿戶外者列屨達簡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窮固
守師說者不失善良鶴鳴九臯而聲聞於高鳳翔千仞
必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
說命之言丹扆斥姦少不避雷霆之狀擊青臺治厯本
於筭日月而送迎繇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
今既亡矣誰其嗣之於虜在爾身有垂沒世之名於朕
心有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諡固已振木鐸之

高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用申錫密章於下地光靈如在寵數其承可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仍諡文正

公卒後大德二年贈司徒諡文正此至大二年加贈制也皇慶二年始從祀孔子廟廷

丞相達哩台追封淇陽王制

姚燧

出入帷幄在人十能而已則千許謨廟堂為相一年而疾居半竟邦家之殄瘁宜王禮以追崇故開府儀同三

司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太保太子太師知樞密院徽
政使中政使宣徽使左都威衛指揮使達哩台維昔開
國之遺苗乃今太師之元嗣由爾世胄為我親臣事世
祖至今也凡三朝職食官而久者非一日灼其廉明而
忠亮與夫恭遜而溫文眷茲中書出庶政之原居以右
相絕百僚之席使加中政機總六軍善調護而長官師
缺纂脩以成國史如此重責皆所裕為一德可以寬鄙
夫片言奚止簡繁務思過榮之可懼視倖利以不貪同

綰銀艾者十人爾先辭免其太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
獨還致於司空觀父子之並相一門求聖賢與尚友千
古改為改作緇衣何賴乎武桓拜後拜前赤烏未慚於
周魯方歌功於清廟脩委魄於玄閭豈意少者沒而老
者存益信神難明而理難測憐乃公獨傷於漠北誓爾
後均胼乎淇陽嗚呼何但上下床盡餘子可束之高閣
如失左右手慨正人不作於下泉咨爾靈明歆朕休命
可特贈封諡為懷忠昭德佐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

師上柱國淇陽惠穆王

姚燧字端甫樞之從子也三歲而孤育於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督之甚急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日自成何以急為二十四試習為文人謂有作者風三十八始為秦王府文學至元二十四年為翰林學士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卒年七十六燧之學有得於許衡為文閱肆該洽三十年間名臣世勳顯行碩德皆燧所書每來謁文必其

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詞無溢美高麗潘陽王求燧詩
文不與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筐
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侍從止留金銀為翰林
公用器皿人問之曰彼小國惟以貨利為重吾能輕
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為意然頗恃才輕趙孟頫元明
善輩君子以是少之有牧菴集

翰林承旨姚樞贈諡制

王構

昔有先正蚤事聖皇惟夙夜單厥心而終始典於學如

伯益之贊夏禹暨尹躬之佐成湯行乎仁義之塗任其
社稷之重計於廟堂之上明夫事幾之先蓋精神志意
之相孚故啓沃都兪之靡間制難拘於一例恩特侈於
屢書故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詳定禮儀使贈榮祿
大夫少師文獻公姚樞以淵識弘謨為國著蔡以清彝
素檢為時楷儀曉萬事安異同式羣工壹統畧周旋必
禮溫溫維德之恭敷納以言蹇蹇匪躬之故止殺允符
於宸慮宣澤丕應於天功以故終和且平近者親遠者

附不賞而勸大臣法小臣庶國家之表裏可觀風俗之
樞機隨轉績已成而弗有身愈退而彌尊顧當時耆壽
其誰歟致今日隆平者公也正事正言正道親傳文祖
之燕謀有德有功有能首被先朝之鴻訓肆朕纂成之
始於公簡注之深槐序延登衣仍袞黼裳陰未徙胙廼
龜蒙因謚以正其名崇章以介其祉於戲得天下賢材
斯足矣方圖政教之新有朝廷大議則就之慨想儀刑
之舊往欽茲命以永其傳可加贈嘉猷程世舊學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仍諡文獻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初得程朱之書以授許衡衡盡
室依之已而事世祖於潛邸贊決大計為多尤諄諄
於不嗜殺人又請禁宋鞭背黥面等濫刑年七十八
卒

王構字肯堂東平人文章典雅厯事三朝朝廷大典
冊多出其手尤喜薦引寒士終翰林學士諡文肅

平章李庭贈諡制

張士觀

混一之期有開於真主恢攘之寄允賴於忠臣其器博
則用廼周其才全則效斯著顧奏捷獨多於羣帥而疇
庸豈限於藝章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議樞密院事提
調諸衛屯田事兼後衛親軍都指揮使李庭宣力襄樊
威振嶺海甫師干之厯試俄芥鉞之升崇劒敵萬人縱
橫制變衝當一面出入如神納之牛腹而獲生載賈登
陴之勇蔽以馬韉而捷騫疇爭執訊之能其韜鈴動合
於昔賢故聲烈特聞於今日至於扈聖祖東除僭孽所

向無前翼先朝西奠遐陬其猶克壯決策於未然而策
無遺者審幾之先見而幾則灼然緬懷熊豹之姿忍聽
鼓輦之奏生也加封之弗逮名焉節惠以為宜於戲黼
冕桓圭昭其文昭其度玉符麟節傳之子傳之孫精爽
如存寵光無斁可特贈推忠翊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
上柱國追封益國公諡武毅

李庭小字勞山本金人後改李氏至元六年以材武
隸軍籍從代宋又與色埒默戰從征塔布岱金剛努

皆力戰有功或中砲矢氣垂絕剖水牛腹納其中乃甦又嘗征日本船壞抱船板抵岼收餘衆由高麗還制中牛腹句正用實事

平章博果密贈諡制

盧亘

朕凝命穆清式觀天造將啓靖邦之嘉運必生名世之大賢挺出類拔萃之資行尊主庇民之學使之君臣同德夙夜盡心協贊機衡融景化於瞬息之頃深謀廊廟致太平於期月之間禮樂以之而興隆陰陽由之而順

序昔聞其語今見其人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
章軍國重事行御史中丞博果密明允篤誠溫文廉讓
研精聖道得先儒淵秘之傳藻勵忠規承世皇簡注之
渥薦膺器使徧厯清華殫物洽聞而守以正經德迪慮
而不近名屬熙朝更化之初開明堂垂拱而治升居台
鉉俾罄訏謨一澄苛弊之源大洗姦諛之迹事至立斷
言為天下之公知無不為才實王者之佐攬羣材而並
進理萬變而不疑弘沃聖衷誕孚辰告翊先帝履尊之

際輟元臣分陝之行再入秉鈞遽聞辭疾彌綸軍國閔
勞機務之煩提挈憲綱坐見朝廷之肅條號隆福之僊
馭旋驚梁壞而山摧寧不百年遂亡一鑑備觀規摹之
盛可謂社稷之臣肆予撫軍言還懷茲懿德當宁而歎
恨不同時圖高密於雲臺丹青罔既詠裴度於丘禱柱
石徒哀是用寵以帝傳之崇賜以周公之履庸起具臣
之勸允為儒者之光繫爾英靈歆茲明命可特贈純誠
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諡

文貞

博果密世為喀喇部大人世祖奇之命師事王恂許
衡歷世祖成宗朝為親臣其學先躬行而後文執居
則靜默及帝前論事吐詞洪暢引義正大以天下之
重自任知無不言卒年四十六

隆祐太后布告天下手書

汪藻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証
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

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
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
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之
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以還之典成靖康欲復
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
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厯年二百人不
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數天
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

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
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
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
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隆祐太后哲宗孟皇后也初劉婕妤有寵怨后章惇
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欲陰附劉以
固寵遂與中官郝隨因后母禱祠事構獄廢后詔下
之日天為陰翳帝亦旋悔之徽宗時后所居瑤華宮

火徙延寧宮又火乃出居私第金人入汴六宮有位
號者皆北遷后獨以廢存張邦昌僭位迎入禁中后
遣人迎康王尋降書播告天下高宗即位尊為元祐
太后旋以后祖諱改為隆祐后嘗為高宗言宣仁之
誣皆奸人為之帝為更脩兩朝實錄而惇等情狀益
著云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徽宗時為著作佐郎忤王
黼出通判宣州凡八年欽宗即位召為屯田員外高

宗踐祚試中書舍人黃潛善惡之免為集英殿脩撰
明年召復進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紹興三年出知
湖州歷撫徽宣三州奪職居永州卒秦檜死復職官
二子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羣書老不釋
卷所為制詞人多傳誦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汪藻

門下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纘丕圖
即懼多故昧綏懷之遠畧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

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遷茲緣
仗衛之行尤厯江山之阻老弱扶攜於道路饑疲蒙犯
於風霜經從或苦於繹騷程頓不無於煩費所幸天人
協相川陸無虞倣治古之時巡即輿區而安處言念連
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裁財力困
供輸之役肆風宵而軫慮如冰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
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專克己以焦勞欲睦鄰休
戰則卑辭屈體以請和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

儉苟可坐銷於氛祲殆將無愛於駿膚然邊陲歲駭而
師徒不免於屢興餽餉日滋而征斂未遑於全復惟八
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止
俟寇攘之息首圖蠲省之宜况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
日凌夷之禍亟雖朕意勤求於民瘼而人情終壅於上
聞主威非恃於萬鈞堂下自遙於千里既真偽有難憑
之患則邇遐銜無告之冤已勅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
亦令在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

靡拘微隱所期爾衆咸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職之嗟
百姓有奪時之怨科須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犴獄蕃
滋邦法有稽於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
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於
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濟中
興

是年三月有苗傅劉正彥之亂四月帝復大位發杭
州至建康八月壬寅發建康十月癸未至杭州此制

在其時所謂茲緣仗衛之行尤厯江山之阻者也。○
國家艱難之際得一詔令足以悚動人心所關係不
小唐之陸贄宋之汪藻皆其選也

霸府禁奢令

梁武帝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
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旋室外構傾宮
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
朝權政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

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
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驕豔競美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
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
昧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纘戎殆
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洞罄不一孤
忝荷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
微躬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斷雕為樸自非可以奉塗盛
脩黻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絕

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饗絕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毗庶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已移風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為條格

梁武功業僅僅與齊陳比肩其躬行節儉愛養小民江左諸君皆不如也此令實其致治之本而文之春

容典雅亦稱之

與劉孝儀令

梁簡文帝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
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
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既以
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
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
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

以少多為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
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
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
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
校覆忠賢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
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
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寶之務
司成多節文之科所願故人時相嬾偶而此子溘然寶

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為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
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為誌
銘并為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歔使得騁
其才用今者為銘為集何益既往故為痛惜之情不能
已已耳

劉遵字孝陵彭城安上里人有學行工文為晉安王
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王轉南徐州治中後為雍州復
引為安北諮議叅軍帶印縣令及王立為皇太子仍

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偏蒙寵遇大同元年
卒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

與湘東王令

梁簡文帝

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道上神采標映
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
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
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
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王規字威明簡文為晉安王規為長史王立為太子
仍為太子中庶子卒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令胡衰
輓云劉子謂中庶子遵也規大同二年卒遵先一年
卒尺牘清裁世說新語以簡文為昭明書記洞詮以
遵為孝綽俱誤

宣德皇后令

任昉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施
俾造物則謝德之徒已寡要不得不強為之名使荃宰

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
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羣籍而
讓齒乎一卷之師劒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辯析
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爰在弱冠首應
弓旌客遊梁朝則聲華籍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隆
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斯在功隆賞薄嘉庸
莫疇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
存乃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

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既而鞠旅
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抵定甲既鱗下車亦瓦
裂致天之界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
總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而地狹乎四履勢
卑乎九伯帝有惡焉輜軒萃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
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建平王聘隱逸教

江淹

府州國紀綱夫媯夏已沒大道不行雖周惠之富猶有

魚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棲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螭驤首翠虬來儀是以遺風獨扇百代餘烈激厲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稅駕舊楚憩乘汀潭挹於陵之操想漢陰之高而山川遐久流風無沫養志數人並未徵采善操將棄良用慨然宜速詳舊禮各遣繡招庶暢此幽襟以旌蓬葦

宋建平王景素文帝第七子宏之子也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異之士時廢帝不道

內外皆屬意景素而楊運長等深忌之元徽四年或告景素臺城已潰景素即舉兵為臺軍所破斬之

為東海餉諸葛處士教

謝朓

昔長孫東組降龍丘之節文舉北輜高通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前脩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之宴就養寡蒸梨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餉穀百斛

齊明帝輔政用朏為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
行南徐州事

永嘉郡教

丘遲

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
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畝績麻治絲無聞於室巷其有
耕灌不脩桑榆靡樹遨遊鄢里酣醕卒歲越伍乖鄰流
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慚仲蔚而三徑没人
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移風

丘遲字希範烏程人靈鞠之子也在齊以秀才累遷
殿中郎武帝平建鄴引為驃騎主簿時勸進梁王及
殊禮皆遲文也及踐阼遷中書侍郎後出為永嘉太
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遲辭
采麗逸鍾嶸評其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其見稱
識如此

豫章王拜後赦教

陸倕

夫議獄緩死著在令圖疑罪惟輕聞諸雅誥是以虞

經惻隱流涕冬決鍾意垂仁哀矜寒送吾以虛薄夙頒
寵章光宅襟險奄有全粵非有沛獻矜嚴空紆青組東
平智思徒舉赤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導揚弘澤遵彼下
車譬茲解網

按倭齊梁間人本傳不載為豫章官屬齊豫章王嶷
嘗為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帝因其病
為之大赦疑此時作也倭事別見

為荊州刺史下教

蕭秀

夫鷄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乍耀米於藍田
是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闡道靡不
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
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
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
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邵屈志陳留豈曰場苗
實惟攻玉可加引辟並遣喻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
無辟疆三緘之歎

梁安成王秀字彥達梁武庶弟也性仁恕喜怒不形於色厯刺三州皆有善政與建安王皆重士世以二安方之四豪卒諡曰康王僧孺陸倕劉孝綽裴子野各製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並建四碑

永明九年策秀才五問

王融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後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簾待賢用能敷化一時

餘烈千古朕夤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祇懼
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寤寐嘉猷延佇忠實予大夫
選名升學利用賓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鹽
梅之和屬有望焉

又問昔周宣情千畝之禮虢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義
賈生置言良以食惟民天農為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
水旱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實茲稼穡祥正而青旗
肅事土膏而朱紱戒典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清畀

冷風述遵無廢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蕪貧擅富浸以
為俗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瀉鹵可腴恐無史白興
廢之術矢陳厥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恤刑虞書茂典自氓俗
澆弛法令滋彰胥石少不寃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朕
所以明發動容晷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
威永念畫冠緬追刑厝徒以百鍰輕科反行李葉四支
重罰爰創前古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歌雞鳴於闕

下稱仁漢牘二途如爽即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貿遷通其有
亡既龜貝積寢絙繮專用世代茲多銷漏參倍下貧無
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惟瘠卹隱無捨矜歎上帝
溥臨賜朕寶命卽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命事茲鎔
範充都內之金紹園府之職但赤仄深巧學之患榆莢
難輕重之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又問治厯明時昭遷革之運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分

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及岵夷廢職昧谷虧方漢
秉素祇之微魏稱黃星之驗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朕獲
纂洪基思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克明之旨
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
丑殊建別白書之

融字元長僧達之子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
為公輔齊武帝疾融以太孫不德欲矯詔立竟陵王
子良西昌侯鸞奉鬱林即位鬱林怨融即位十餘日

收融下獄賜死年二十七袁象嘗言齊氏微弱已數
年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安
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五問

王融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叙未歌至
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相軫
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而多黍
多稌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豈布政

未優將罷民難業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協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然後沿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周官三百漢位無倍厯茲以降游惰實繁若閒冗畢棄則橫議無已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何則可脩善詳其對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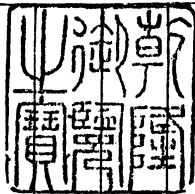
以為績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不殘
故能出人於阡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賈誼有
言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鈔簡銅墨而春雉
未馴秋螟不散人在朕前湊其智畧出連城守闕爾無
聞豈薪樞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悉意正辭無侵
執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迷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豈
非療饑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異道

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棄本
徇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
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今欲專士女於耕
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
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思
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款通
和布德脩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所以闕洛

動南望之懷撫夷遽北歸之念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
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斯
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四六法海卷一